

新发现的《儒林外史》则仙评批

李 汉 秋

古典小说名著《儒林外史》，世人原知的评点只有三种，1984年经我发掘增至八种，出版“会校会评本”。1986年我又发现并整理了“黄小田评点”，使评点总数增至九种，增补入我的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》，其中大部分出自南汇、上海一带文人之手，从而让清末上海周边的一个“儒林外史沙龙”浮出水面。

我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二十年中，行踪遍及全国各省，乘便寻访《儒林外史》的“隐逸”资料。数年前在一个省级图书馆发现了“则仙评批”。

在一本清同治甲戌（同治十三年，1874）上海申报馆排印本《儒林外史》上，眉批密密麻麻。第一回开头眉批写明“天目山樵评本”（简称天一评和天二评），因此凡是过录“天一评”者一般不署名。经仔细鉴别，在天一评和一条“百花庄农”评之外，还有一百三十七条眉批和回末总评。其中约一半署名“则仙”，其余五花八门的十几种落款署名，经考基本上与则仙是一人。那么这“则仙”是谁呢？经剥茧抽丝、探微索隐，终于水落石出。

上海一带的《儒林外史》沙龙，以传抄和评鹭天目山樵评批为基本活动。则仙所抄的天一评在1881年刊印的申二本上才正式刊出，而则仙在光绪四年（1878）就过录天目山樵写于光绪二年（1876）的“暮春识语”，那只能出于传抄本。第三十三回回末总评说“天目山樵游宪幕，享盛名，晚年隐于复园，著书自娱”；又说天目山樵与小说中韦四太爷有“臭味相同”处，“议论丰采有不免相似处，是以倾倒，若此于以见天目山樵之率真也”。可见则仙与这个沙龙中的同道一样，都以天目山樵为嚆矢。

则仙与南汇、上海《儒林外史》沙龙中的其他同道也有交往。第四十二回眉批说自己“尝与南汇顾绩臣先生论及”。卷首目录之后抄录“百花庄农”——上海华约渔的评语，此评写于1878年，被上海石史抄于1884年、刊于1885年的“从好斋辑校本”《儒林外史》中。看来则仙与上海石史沙龙的关系还非泛泛。

小说第四十一回写南京中元节盛况，则仙批：“我曾六踏省门，确见如许景况”。第五十二回总评则仙又说自己“屡踏省门”，而无由瞻仰瞻园。凡此可确

证他是江苏人。无怪乎第五十三回眉批中把“卖弄”写作“买弄”，吴语“买”“卖”音不分也。

批语中有署名“朱谪仙”、“朱则先”者（详下文），可知评者姓朱。第三十回总评署“癸卯巧月卧读生志于泖东之一乐居”。初时我还不大在意，查下去，方知这是重要信息。按泖河（也有称泖湖）原在松江（现已淤为平地），古人按其流经的形状称“大泖”、“圆泖”、“长泖”，统称“三泖”，与“九峰”相配，“九峰三泖”原为松江代表性山水景观，是历代诗文描绘的松江胜景。元末流寓松江的诗人杨维禎在《泛泖》中有名句：“天环泖东水映雪……九朵芙蓉当面起”，就是写峰泖相依的泖东山水之胜，泖东应是峰泖景观的佳处。第四十一回总评又有“壬子……谪仙书于一乐居。”可见光绪癸卯（1903）和壬子（1912）则仙在此评批《儒林外史》，这是确凿无疑的。那时松江正属江苏省（直到1958年才划归上海行政区）。

经同仁多方查考，觅得一些文献。《华娄续志残稿》的《华亭县艺文志》集部别集类有：“《一乐居文稿》、《屯窝诗稿》，朱昌鼎（子美）著。”同书的科举表中，光绪十六年庚寅“恩贡”栏中惟一一名就是：“朱昌鼎（子美），华亭。”那是公元1890年慈禧六十六寿庆，隆恩天下书生而特设的“恩贡”。从字号与籍贯来看，则仙极有可能就是朱昌鼎。现存松江博物馆的《屯窝诗稿》是朱昌鼎悼亡之时，仿黛玉葬花，积咏成集的，上下二册共收诗214首。昌鼎族弟朱久望1920年跋称：“先兄存年四十有九，而四十以后竟无字吟咏。”他的《儒林外史》评批盖多在四十以后。上述两种之外，昌鼎尚有《梦昙庵词稿》、《朱氏家谱》以及署名“云间不羁生”的《词媛姓氏录》。

徐珂编的《清稗类钞》里生动记述了朱子美与“红学”、与小说的关系：

嘉、道两朝，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，朱子美尝讪笑之，谓其穿凿附会，曲学阿世也。独嗜说部书，曾寓目者凡九百种，尤精熟《红楼梦》，与朋辈闲话，辄及之。一日，有友过访，语之曰：“君何不治经？”朱曰：“予也攻经学，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。”友大诮。朱曰：“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，一划三曲也。”友瞠目。朱曰：“红学耳。”

“经”字少一划三曲便是“红”字。近时红学家以此认为，朱昌鼎是“红学”一词的开先河者。可以想见他评批《儒林外史》应是“独嗜说部书”的结果，且他和这个沙龙的先驱者黄小田一样，同时评批了《儒林外史》和《红楼梦》。

置身“儒林外史沙龙”氛围中，则仙评批不乏有识之见。第四十九回小说原作写凤四老爹出场：“一个……大汉，两眼圆睁，双眉直竖，一部极长的乌须垂过了胸膛……肘下挂着小刀子。”则仙眉批：“此‘小刀子’为裁纸刀耶抑解手刀耶？当云‘肘后佩着不长不短的腰刀’。”第十四回眉批马二游杭州吴山：“有济胜之具而无选胜之才，似此游山，未免山灵腾笑。”后来鲁迅等人也欣赏“马二游西湖”。则仙作为清末文人，能品出小说对杜慎卿和韦四太爷风雅侷

悦的描写是褒而非贬。指出《儒林外史》对《野叟曝言》、《海上花列传》的影响。受天目山樵尚考据的影响,则仙对小说人物和情节也作了一些原型考索,如在小说第三十五回写庄绍光夫妇在玄武湖念《诗说》处眉批:“念诗一事借用袁、赵。”对卧评、天评不时提出一些异议。也探索小说的“微言大义”,如第二回总评说:“此书以汶上县起”,是因为“圣门惟闵子品最高,可以上配泰伯”。第三回总评说:“《水浒》首王进、史进……此书首周进、范进”,是《春秋》笔法。

评批时间,落款者有1884、1886、1901、1903、1906、1907、1909、1910诸清末年份,只有两条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。他的生命大约不久也终结。则仙很有“末世感”。第三十六回在虞博士中进士时批:“虞博士果然欢喜,亦则仙所且暮求之而不可得者也。不伦之拟,阅者谅之。”明知“不伦”,情不自禁地要表达热衷进士之情,落款“癸卯”,已是废止科举制度的前夕。同年在第二回周进撞号板处批:“恃目前有现成饭……任意花消,欲吃饭而难得现成者正复不少。愿与末世守成子弟交勉之。”他已预感到“末世”难得现成饭吃。在二十二回总评哀叹:“水晶结子且不足重,何论方巾哉!”二十五回总评说:“用夷变夏,不可言矣!”二十八回眉批更说:“……抬出东洋外国来也。”在反映出时代巨变中一个传统儒士在阅读《儒林外史》时所引发的悲哀。

以数量言,则仙评批仅次于卧评、黄评、天评,是《儒林外史》的第四大评批。兹整理于次。交待一下整理凡例:

一、为说明眉批的位置和对象,我把与眉批相对应的《儒林外史》小说正文摘出,用宋体,列于评语之前,并标出在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》中的页码。评语则用仿宋字,每回的回末总评,列于该回各眉批之后。

二、则仙及其异名(仙、谪仙、朱谪仙、则先、朱则先、醉仙、抱仙、橘仙、喬木山人、最不羈生、不奇生、卧读生、白鵬池钓徒、退速庐主、美、海上羽公)统属“则仙评批”的主体,只标出“评”,不另具名。“金夸山人”一条,未署名五条,均在“评”字后括号内标明。

则仙评批

第二回

人生世上,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。(28页)

评:旨哉斯言。现成饭果然难得,所虑贤者不肯俯而就,不肖者未能仰而企耳。卧读生曰:过犹不及。恃目前有现成饭,渐至德不进,业不修,任意花消,欲吃饭而难得现成者,正复不少。愿与末世守成子弟交勉之。癸卯桂秋谪仙志。

这是天字号了。(28页)

评:“天”字应作大字。

回末总评(未署名):圣门惟闵子品最高,可以上配泰伯,此书以汶上县起,微旨可见,却自来无人拈出。甲申正月十一日灯下。

第三回

周客人中了恶。(32页)

评:中恶有几十年,而触发适在此时。

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。(32页)

评:墨水未吐,先吐鲜血。

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。(33页)

评:此客人独能倡义,真不可及。

周进再不哭了,同众人说说笑笑。(33页)

评:周进“再不哭”,且“说说笑笑”。大约“不哭”有之,“说说”有之;若云“说说笑笑”,吾请周先生稍安毋躁。

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。(33页)

评:录科首卷当出灯烛费貳元。

申祥甫……买了四只鸡……来贺喜。(34页)

评:一口长斋恐将中止。

(胡屠户道)自从进了你家门……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回哩!(37页)

评:卖弄你做屠户的有家私。

回末总评(未署名):此书格局全仿《水浒》,《水浒》首王进、史进者,托于《春秋》之笔也。顾王运自夏商以逮周,史家由马班而迄范,故此书首周进、范进。此意曾与郭友宗先生言之,以为然,足补天目山樵所未及见。甲申正月十一日灯下。

第四回

回末总评(未署名):范进腹中除八股文高头讲章外,大约毫无所有,更何论本朝事实。特怪当时士大夫,何方以类聚之多也!

第五回

把那个干枣子装了一盘。(72页)

评:赖有此干枣。

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。(72页)

评:只怕三更后还有账算。

第六回

(严贡生)浑家道……“家里房子窄窄的”。(84页)

评:既是分家时一样田地房子,何逼窄如此?

第七回

(蘧景玉)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。(93页)

评:蘧公子口吻轻薄。

那乱扶得动了,写出四个大字:“王公听判。”(98页)

评:与“王公请起”相应。

第八回

此正东坡所谓……(114页)

评:引东坡语不伦。

回末总评:《儒林外史》一书,前人谓脱胎《红楼梦》,似矣。近时有云间花也怜侬所著《海上花列传》,余谓其用意用笔悉从《儒林外史》所出。识者当不河汉斯言。辛丑梅月卧读生志。

第九回

回末总评:君子素位而行,名教中自有乐趣,何必矫揉造作博取虚名?如二类者果何为者也!他日者,名贤戾止而关文来自故乡,侠客高翔而人头会于乌有,败兴齐来,不得不杜门谢客,抑何见之已晚耶!丁未巧月朔日抱仙志。

第十回

这牛布衣先生,可是曾在山东范学台幕中的?(131页)

评:应上。

第十一回

又有两句子书,不是正经文字。(143页)

评:若区区则更不如矣,有两句像小说,有两句像弹词京调。

第十二回

(权勿用)思量当几钱银子去买些蓝布,缝一件单直裰。(162页)

评:客况如此,主谊可知。娄公子之财,非铁臂嚇嚇而不出也。

权勿用怪模怪样:真乃一时胜会。(163页)

评:不伦不类。

(张铁臂)腾身而起,上了房檐,行步如飞,只听得一片瓦响。(165页)

评:空身上屋尚且一片瓦响,恐身上拴束五百两银子,更不能腾身而起,举步如飞矣。

评:按银五百两有三十馀斤,谅铁臂即勉强拴束腰间,断不能上房行走。卧读生。

第十三回

(马二先生道)这鱼且不必动,倒是肉好。(173页)

评:鱼,我所欲也;烂肉,尤吾所欲也。二者既(不)可得兼,舍鱼而取烂肉者也。

(蘧公孙)又留他吃了晚饭。(173页)

评:鱼亦下肚矣。

马二先生道:“……先生自想也是这样算计。”(174页)

评:总之大家不合算了。

回末总评:蘧公孙之枕箱,系当日慷慨赠银无意得来,岂知日后几遭

大祸。可知赠银王惠原欠斟酌，嫌疑之地不可不避。迨大祸既成，幸得马二先生倾囊解纷，祸遂消释。为蘧公孙者，宜如何感激图报哉！乃竟空言何补，不名一钱。岂“性命之交”不及先人一面之识乎？于此知蘧公孙用财之道大非合宜。所难能可贵者，不能不佩服于穷途之马二先生耳。窃为先生作不平之鸣也。时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卧读生则仙氏志。

第十四回

马二先生……说罢去了，公孙送了出来。（185页）

评：马二先生九十二两辛苦银子，蘧公孙竟然不还并不提起一句，奇哉！乃祖乃父素尝慷慨，何大相悬殊若此！得毋曰你的即是我的乎？然而马二先生不可及矣！丙午三月。

马二先生攀藤附葛，走过桥去。（190页）

评：有济胜之具而无选胜之才，似此游山，未免山灵腾笑。

第十七回

匡超人听罢，不胜骇然。（221页）

评：吾亦骇然矣，何论小匡。

第十九回

潘三道：“……你将来发达了，愁为不着我的情也怎的？”（246页）

评：反逗下文。

第二十回

匡超人道：“……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”。（255页）

评：小匡良心丧尽。

匡超人道：“……便是我做地方官，我也要访拿他的。”（255页）

评：我不妨做地方官，不妨与之狼狈为奸。

匡超人道：“……家家……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。”（257页）

评：小匡之胡言人人知之，不图《野叟曝言》末回竟有文素臣梦见先贤文子神位一事。夫《外史》与《曝言》皆书中之杰出者，以此对勘，未免雷同，特不知孰是抄胥耳。

（牛布衣）说道：“我若死去，即烦老师父替我买具棺木……超度我生天”。（258页）

评：斗方名士结局如此。

（牛布衣）断气身亡。（259页）

评：按牛布衣之为人似高出西湖诸名士之上，然而暮年落拓，四海依人，卒至客死他乡，归骨无日，岂不大可哀乎！丁未清和月。

（回末卧评）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……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。（260页）

评：自世风不古，感恩知己之说久矣无之。茫茫宇宙如蔡邕者有几人哉？

第二十一回

(牛浦郎想)“他这人姓牛,我也姓牛。”(264页)

评:此两‘牛’字与后文玉圃联宗相映。

(牛浦郎)自想:“老和尚已去,无人对证,何不就认做牛布衣?”(269页)

评:世界之盗名欺世者皆牛浦郎类也。浦郎其小焉者也。丁未清和。

第二十二回

(牛玉圃)头戴方巾。(277页)

评:方巾于此发端。

(牛玉圃)道:“我和你祖孙相称罢。”(279页)

评:萍水相逢居然祖孙相称。牛布衣有知若曰:“畜生应受此报。”

牛玉圃道:“国公府里徐二公子……”(282页)

评:引起“国公府”。

回末天评“盖方巾之不足为重久矣。”(285页)

评:水晶结子且不足重,何论方巾哉?朱谪仙。

第二十三回

他主子程明卿……。(287页)

评:程明卿是否即程鱼门。

牛浦道:“万雪斋先生算同叔公是极好的了……他家银钱大事还不肯相托。”(288页)

评:万雪斋不肯托银钱大事与玉圃,而老牛偏肯托银钱于小牛,是叔公之待侄孙也亦云厚矣。卒至剥尽衣裳臭打一顿,固小牛自取之咎,可怜不足惜也。

牛浦……告辞叔公,上船往苏州去了。(289页)

评:侄孙之木梢已请叔公掇去,似亦可以长往矣,后文寻至苏州被打云云,意牛浦不若是之呆。

“在下姓黄……是戏子行头经纪”。(292页)

评:引起我□(字迹不清)。

董知县……也不曾说到安东县曾会着……。(294页)

评:老和尚到京何以未通知冯主事,似欠交待。

第二十四回

(牛浦、石老鼠)两人揪扭出了黄家门。(300页)

评:石老鼠之揪扭与前文卜氏兄弟相映。

天一、二评:牛浦今日第二次被扭了。(301页)

评:合之前番,已第三扭了。

回末总评:写鲍氏父子别有深意。文卿世为优伶,而行可出土大夫上;廷玺儒生之子,气质本好,而甘为优伶下贱之行。可见人品高下,在心术不在位业,可见质不可恃也。以钱麻子诸人旁衬,以杜、季诸人贯串全书,线

索皆动，一鳞一爪尽带风云，真是画龙好手。丙戌十月不奇生。

第二十五回

回末总评：当行科举之时，读死书而不得手者，尚且“不稂不莠”，“坐食山空”，况既读死书未曾得手，又值科举之骤改乎！夫改法犹可言也，用夷变夏，不可言矣。

第二十六回

天一、二评：“义民”二字未甚妥。（326页）

评：鄙意“伶隐”二字似较妥切。

（老太道）在盱眙天长这一带走。（327页）

评：天长杜府于此伏脉。宣统元年二月。

（金次福道）嫁了安丰典管当的王三胖。（327页）

评：王三胖事见回末则仙小志。

回末总评：按《扬州画舫录·小秦淮录》载：王天福妻。……行三，体胖，人呼为王三胖子。其妾许翠，字绿萍，常熟人。年十五时，有客以千金啗三胖，诱之梳拢，不从。拷掠备至，矢志不屈。三胖乃却金谢客，客愿与千金成其志。逾四年，有某公子者，年十九，色美多金，往来三胖家逾月，未尝一言犯翠。翠爱之，而与之私。向之以千金购翠者，于是妬公子而恶翠。乃兴大狱，赖公子左右得免。移居南京。又有贵公子劫之于武定桥之河房。翠始终励志，备尝艰苦，极之所之，欲碎瓿以自刎。贵公子大窘，扬帆而去。适天福及三胖寻踪而至，携归扬州。翠自此无意烟花，长斋佛以终其身。

评：书中王太太事本不相似，惟所谓王三胖者，或者信手拈来，改头换面亦未可知。元年杏月。

第二十八回

（金先生道）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。（347页）

评：毕竟也有价。在当时说“王爷府”以为至高无上，当非若目今之抬出“东洋外国”来也。

回末总评：斗方名士、选文名家，当时想有此两种人物，若今则风流歇绝矣。

第二十九回

（杜公孙）飘然有神仙之概。（360页）

评：不啻神仙中人。

杜慎卿……只拣了几片筍和几个樱桃下酒。（362页）

评：慎卿的是可儿，令人神往。

杜慎卿……登时就呕吐起来。（363页）

评：今日小杜几中俗毒。

杜慎卿笑道：“真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”。（364页）

评：说的是。

第三十回

(沈大脚道)我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。(369页)

评:南京大半城,谈何容易,此“大脚”之力也。近有所谓“天足会”者,倘亦未可厚非欤?

(郭铁笔道)尊府是一门三鼎甲,四代六尚书。(370页)

评:绝妙一副杜氏宗祠门联。

(杜慎卿道)这个独得情之正。(370页)

评:“正”字当易“摯”字,是作者疏忽处。

要相遇于心腹之间,相感于形骸之外。(371页)

评:此言是也,阅者须断章取义。

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,一身侠骨。(371页)

评:以此自负,可怜正复可笑。

(季苇萧道)曾遇见一个少年。(371页)

评:“少年”二字尚须斟酌。

(季苇萧道)姓名此时还说不得。(372页)

评:狗头着实可恶。

封面上草个“敕令”二字。(372页)

评:“敕令”二字妙不可言。

(杜慎卿)遍身多熏了香。(372页)

评:慎卿之不及少卿处,于此略见一斑。盖做作多而天趣少也,比如小家女子有许多描头画角之态。若少卿,则大□家数,举足直出,初无修饰也。

两人越发忍不住笑。(374页)

评:真觉可笑。

(杜慎卿道)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。(374页)

评:过脉甚好。已把金针暗度人矣,特难为笨伯道耳。

季先生、郭铁笔、僧官老爷……(376页)

评:铁笔介乎“先生”“老爷”之间,殆不先生不老爷乎?

杜慎卿拉住了,细看他(王留歌)。(376页)

评:此一拉手与前日来道士之拉手何如?

回末总评:“隔三间屋便闻妇人臭气”及“嗣续大计无可奈何”云云,若慎卿之为人真有天际真人之概。及统前后文旁见侧出观之,知非由衷之言矣。此解愿与普天下锦心才子息心静气参之。癸卯巧月卧读生志于泖东之一乐居。

第三十一回

(鲍廷玺道)蒙老爷问到这一句话。(380页)

评:慎卿先以言挑之,虽有羊枣岂肯轻以与人?彼鲍廷玺者正在其笼

罩中耳。

(张俊民道)晚生也拿了家去读熟了。(387页)

评:张铁臂折节读书。

回末总评:韦四太爷之学问不可知,迹其襟怀浩落,原非臧三才所能同日语,而要非《外史》中超等人物也。历观天目山樵加评,殊少满意之选,独於韦鬍子,不惜作倾倒之语,且至再而至于三。此何故哉?倘所谓臭味相同,不自知其辞之溢美者欤?癸卯秋晦日卧读生志于灯下。

按天目山樵游宪幕,享盛名,晚年隐于复园,著书自娱,所学殆过韦四太爷。惟书中议论丰彩有不免相似处,是以倾倒。若此于以见天目山樵之率真也。则仙又志。

第三十三回

韦四太爷拿出十两银子递与杜少卿。(415页)

评:杜少卿半世豪举,乃仅仅食报于韦四太爷之十两头,至于王鬍子之类不可胜纪,均在少卿一笑之中。甚矣!末世用财之难也。庚戌中秋则仙志于紫源堂饭次。

第三十四回

(金东崖道)羊枣即羊肾也……曾子不吃。(423页)

评:如此见解,宜乎见斥于慎卿也。

(萧昊轩)续将一丸弹子打去,恰好与那一丸弹子相遇……都吓一跳。(428页)

评:伏赵大。

次早天色未明。(428页)

评:应改“四更时分”。

第三十五回

(庄徵君道)读书……由博而返之约。(433页)

评:“由博返约”的与“寻遍名人文集”者顶门一针。贤者之立言不苟如此。癸卯巧月下旬卧读生志。

只见百十道火把的亮光,知道宰相到了。(433页)

评:相君启行,煌煌火城。

庄徵君回到下处……徜徉……(434页)

评:二字写意。

(庄徵君想)我到底义理不深,故此害怕。(436页)

评:着着。

当晚总商……到(庄徵君)船上送盘缠……赶不着,银子拿了回去。(438页)

评:若严贡生当此不知作何光景。

(庄徵君笑道)我说多则三个月,少则两个月便回来。(438页)

评:得意至极。此娘子亦颇不俗。

(庄徵君笑道我们)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壶带了清凉山去看花。(439页)

评:使少卿不辞徵辟,安知不先赐清凉山作著书地,安知不竟以元武湖赐彼耶?

(庄徵君)叫娘子坐在傍边,念与他听。(439页)

评:念诗一事借用袁、赵。

卧评:庄绍光……有几分做作……回覆大学士,其言似傲而实恭。(441页)

评:权辞以对耳,不得谓之“做作”。

第三十六回

(虞博士娘子)每日只吃三顿白粥。(444页)

评:此正与王太太相对。

(虞博士对跳河农民道)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……送你四两银子。(445页)

评:疏财极有斟酌,非少卿之豪举可比。或曰境地不同,殆未足以知虞先生者。

(祁太公道)我又听见人说。(446页)

评:是听见人说。

(虞博士)这科就中了进士。(447页)

评:虞博士果然欢喜,亦则先所旦暮求之而不可得者也。不伦之拟,阅者谅之。癸卯巧月。

回末总评:虞杜交谊,何可多得?君子哉!若人也,可以风世,可以励俗。每读至此,泪下沾襟不能自己。三十二年七月退速庐主卧读生志。

第三十七回

(杜少卿娘子)替郭孝子浆洗衣服。(465页)

评:杜娘子替郭孝子浆洗衣服,难得。非王太太所能。

第四十回

天评:琼枝……恶得与云仙同日而语。(504页)

评:此评的确,而的确者亦复不少。

回末总评:郭孝子与萧云仙皆写成书联,落一忠一孝,即萧吴轩语点出大旨。所谓君子以果行育德也。天目山樵谓郭孝子是《外史》第一人,又谓萧云仙才在虞、杜、庄三人之上,信然。不羈生。

第四十一回

(韦四先生书说)在天长赐书楼吃了一罐九年的陈酒……心里快畅的紧。(507页)

评:(金夸山人):趣极,韦老真可爱。尔许言语必不从腐头流出。

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。(508页)

评：我曾六踏省门，确见如许景况。

天一评：浮谈。（515页）

评：何止浮谈，直是乱道。

回末总评：俗本《儒林外史》此回之后添出数回，写沈琼枝卒为宋为富妾，既而求子得子。大妇先亡，为富亦死，沈琼枝居然抚子主家。适张真人入觐，道出邗江。即请真人主坛，嗟经度亡。琼枝亲见亡魂出现，且和尚居前，为富在后。恐人窥破，以万金贿真人速退亡魂。事甚离奇，与沈琼枝身分亦未吻合，徒增蛇足，无谓之至。壬子五月中浣谪仙书于一乐居。

第四十二回

（汤六道）我家大老爷做副将军……就做总督。（517页）

评：莫非威武大将军。

婊子又通头、洗脸、刷屁股。（518页）

评：妙哉“刷”乎！今试悬之国门，有能易此字者当不惜北面师事之。尝与南汇顾绩臣先生论及。丁未初秋抱仙。

第四十四回

（杜少卿道）布衣蔬食，心里淡然。（543页）

评：大家子弟如此下场，总算极高尚极有品行的了。然而少卿不凡。喬木山人。

（迟衡山道）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诗。（544页）

评：透澈之至。橘仙。

第四十五回

余大先生道：“这毕竟是件甚么事？”（548页）

评：此事又直犯严贡生讼事，然而并无一笔重复，亦是《外史》得意之作。丁未清和则仙。

正文（赵麟书说余二先生）“把别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门口哭”。（551页）

评：（余二）先生实在难得，足以风世矣。丁未清和则仙。

（余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）我们而今扰了凌风家，再到虞表弟家去。（556页）

评：此与后文成老爹十八日之事遥遥相应。先宾后主，行文一定法也。余家两位先生酒也吃不成，澡也洗不成。（557页）

评：绝倒。

第四十六回

杜少卿问了（余大先生）这场官事……不胜叹息。（560页）

评：蘊藉之至，虞先生（博士）陶鎔之力也。

（虞、萧、汤、庄、杜、武，各）说罢，一齐大笑起来。（562页）

评：各人口气一丝不走，是《外史》细心处。白鹄池钓徒庚戌中秋。

杜少卿(与虞博士)拜别道:“老叔已去,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!”(562页)

评:我欲下泪矣!茫茫世字,知己如虞、杜者,能有几哉!

第四十七回

(成老爹道)有一分田……要二千两银子。(573页)

评:若论现在田价,须贰万有零。

回末总评:吃酒一事,假使成老爹实道其所以然,则华轩之术穷矣。退速庐主。

第四十八回

天评:华轩与余大先生主宾契合……何以竟无一语,此作者疏忽处。(584页)

评:作者于主宾似疏忽,在兄弟之间又未尝不仁至义尽。天目山人原评,恐不足服作者之心也。朱则先注。

第四十九回

(凤四老爹)肘下挂着小刀子。(602页)

评:此小刀子为裁纸刀耶?抑解手刀耶?当云:肘后佩着不长不短的腰刀。退速庐主。

回末总评:凤四老爹即甘凤池,乃南京有名拳师。惜乎仅露斑,不得窥全豹。

第五十回

参革台州总兵苗而秀。(606页)

评:按苗而秀应即苗之秀,三藩时人,广东碣石镇总兵,后从逆尚藩。书中殆指此事。

第五十二回

回末总评:凤四老爹虽然多事,核其人品,当在沈琼枝之上。何也?窃物逃走决不为也。

第五十三回

(陈木南)里边衬着狐狸皮袄。(638页)

评:未至十月即服狐狸袄,买(秋案:应为“卖”,吴语“买”“卖”不分)弄你有家私,恐服之不终,灾将及矣。

回末总评:按国公府即今两江藩司署也。未知瞻园之红梅无恙否?亭子无恙否?屡踏省门未由仰止。白鹄池钓徒书于紫源堂下。

第五十四回

(徐三公子对陈木南道)老弟……学问更加渊博了。(650页)

评:学问渊不渊未可知,嫖兴正复不浅。

(董老太劝陈木南道)(你)把银子用完,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。(652页)

评:老太太之所以姓“董”也。

回末总评:名士做和尚、名妓做尼姑,才色两途都归泡幻。篇终着此正

如顿觉。闻晨钟令人发深省。最不羈生。

第五十五回

荆元道：“……住有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，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！”（673页）

评（未署名）：令人思慕！

回末总评：《茶香室丛萃》七卷引《唐摭言》载：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孟郊、李贺、皇甫松、李群玉、陆龟蒙、赵光远等十七人，俱无荣遇，皆有奇才，丽句清辞，遍在时人之口；衔冤抱恨，竟为冥路之人。但恐愤气未销，上冲穹昊。伏乞宣赐中书门下，追赠进士及第，各赠补阙拾遗等职。又明代惟罗隐一人，亦乞特赐科名，录升三级。然则伦父所续之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十六回虽曰蛇足，盖亦有所本也。《西厢》为才子之书，而篇末尚有狗尾，不有鱼目，何足以夜光？夫何憾焉？壬子梅月中旬喬木山人志。

第五十六回

回末总评：此回为伦父妄续，惟结处一词本在五十五回后，“药炉经卷，自礼空王”，真英雄无可奈何之下场头，犹上回和尚尼姑之意也。人谓此书布局如《水浒》，我谓此书寓意法《红楼》。最不羈生。

天目山樵识语：《外史》用笔实不离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，魄力则远不及。（659页）

海上羽公评：《外史》笔墨诚哉不及《水浒》远甚；而以视《金瓶梅》，得毋有彼哉之慨！天目山樵所见似乎犹有所囿。海上羽公志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中华文化学院